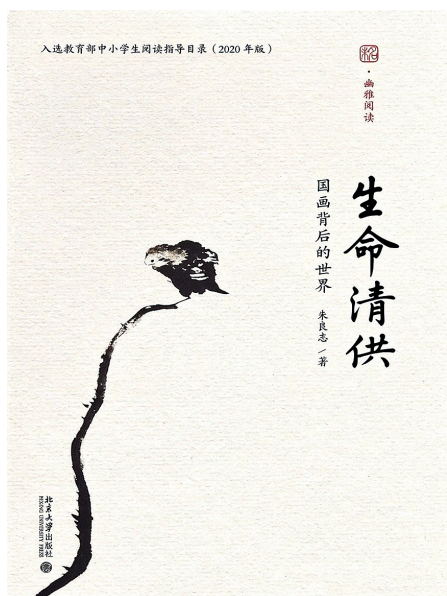


·开卷有思·

不令俗物扰清供

——读朱良志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

◇南岸



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
朱良志 著

“不令俗物扰清供。”朱良志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所揭示的主题，正是这句话。

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讲了一个故事：元朝末年，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据平江府而称王，其弟张士信喜倪雲林之画，派人送上绢和银两，想求他一幅画。倪雲林大怒，说“予生不为王门画师”，然后扯裂送来的绢，将钱扔到了地上。

南怀瑾在《庄子諷譏》中也讲过这则故事，叙述更为详尽。倪雲林后来在太湖泛舟时偶遇张士信，为其所擒，遭痛打。但倪雲林始终咬着牙没吭一声。事后有人问他：“当时如果感觉疼，为何不喊出来？”倪雲林说：“一出声便俗。”

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还讲述了倪雲林的另一则故事：倪雲林喜欢喝茶，特制“清泉白石茶”。有一个人，名叫赵行恕，是宋代宗室，慕倪雲林清逸的雅致，前去拜访。坐定，倪雲林命童子拿出最好的茶，但赵行恕认为这个茶并不怎么样。倪雲林十分恼怒，说：“我以为你是王孙，所以拿出这

样的好茶，不料你竟不知风味，真是个俗人！”一气之下，他竟和赵行恕绝交。

倪雲林曾作诗云：“清夜焚香生远心，空斋对雪独鸣琴。”清夜焚香，空斋对雪，映照人的精神的朗润，真是清新雅净之至。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一书中有文字赞他：淡尽尘滓，淡尽风烟，鸿飞不与人间事，山自白云江自东。

历史上有屈原餐花、雲林洗桐的记载。明末画家崔子忠的画作《雲林洗桐图》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，画的就是倪雲林洗桐的故事。倪雲林，名瓚，字元镇，号云林子。他在无锡有清秘阁，清秘阁雅净非常，阁外梧桐掩映。他常使人洗濯梧桐。而到了秋天，梧桐叶凋零，他又吩咐家人以杖头缀针，将叶挑出，并挖香冢掩埋。

梧桐在古代中国人看来，不同凡木，常以梧桐喻凤栖之所。《庄子·秋水》中描绘一只高逸之鸟“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，后人常将梧桐作为高逸人格的象征。

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中还讲了石涛。“何处移来一叶舟，人于月下坐船头。夜深山色不须远，独喜清光水面浮。”石涛在渔舟中，悟得世界的空灵廓落，也悟得人生自由的珍贵。

唐朝一位画家张志和，浮三江，泛五湖，扁舟垂钓，而垂钓时没有钓饵，乐不在鱼而在烟波，自称“烟波钓叟”。有词赞他：“好个神仙张志和，平生只是一渔蓑。和月醉，棹船歌。乐在江湖可奈何。”

唐寅有一幅画作《桐阴清梦图》（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画中一人于青桐树下清坐入眠。其上唐寅题有一诗：“十里桐阴覆紫苔，先生闲试醉眠来。此生已谢功名念，清梦应无到古槐。”这桐阴下的清梦，一梦就到了一个清净的世界，远离了熙熙攘攘，远离了利欲熏心，远离了蝇营狗苟，远离了红尘滔滔。

八大山人，自然也是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中不可缺席的人物。八大山人晚年名其斋曰“寤歌草堂”，此名出自《诗经·卫风·考槃》：“考槃在涧，硕人之宽。独寐寤言，永矢弗谖。考槃在阿，硕人之适。独寐寤歌，永矢弗过。考槃在陆，硕人之轴。独寐寤宿，永矢弗告。”让青山自语，让白云自语，让花自落，让水自流，何等逍遥自得。

啊，我真的忍不住要赞叹了。《诗经》有言：“凤

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”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所要讲的，其实就是《诗经》中的“高冈”。这个“高冈”就是许由洗耳的颍水，就是陶潜梦中的桃花源，就是陶弘景栖隐的山林，就是林和靖相依为命的梅妻鹤子，就是终南山中的空谷幽兰。

我所居小屋前，隔一片空地，有一小片竹林。往日我未曾去过那里，但常常在屋内遥望那片竹林，心生向往。终究有一天我还是情不自禁去了竹林，不见子猷，不见嵇康，不见板桥，倚竹而卧，不觉入了梦乡。梦中我仿佛“青云衣兮白霓裳”“登昆仑兮四望，心飞扬兮浩荡”。

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谈中国画，谈古代文人画作。日本学者高阶秀尔著有《看名画的眼睛》，是纯粹讲画，而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并不拘泥于逐幅考证，而是勾连文人精神脉络。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重点是讲国画背后那群文人——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写人物亦不求面面俱到，重点描摹这群文人共有的特质：不随世俗、志行高洁。

但，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仅仅是讲那些国画及其背后的故事吗？不，绝对没那么简单，这背后肯定还有东西。

禅宗里有一则故事：唐代的庞蕴居士，一次到药山禅师那里参学，辞别时，药山命门下十余名禅客相送。庞蕴居士和众人边走边笑，走到门口，推开大门，但见漫天大雪，纷纷扬扬。众人皆喜。庞蕴居士指着空中的雪片，不由得发出感慨：“好雪片片，不落别处。”

曾有诗人这样写道：

我从
溪畔轻掠
爱上
一抹抹凛冽的傲骨

你懂了吗？不知道你懂了没有，但我明白了。

朱良志在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中，并非只讲国画及其背后的故事，更是在讲他自己，在讲他自己的内心。

《庄子·秋水》中那只高逸之鸟所象征的高洁人格，正是朱良志先生生命里的清供。

我愿把《生命清供：国画背后的世界》一直摆在案头，让它永远陪伴自己。

·墨香心迹·

纸页之间的重量

◇苑凯淞

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，我立刻购买了获奖者安妮·卡森的作品《素水》。说实话，我刚下单的时候还挺期待，可第二天便后悔了，毕竟买这本纸质书的价钱，足够开两个月的电子书会员，实在有些不划算。但货已发出，退货会给商家造成麻烦，更何况家里多一本书也无妨，便维持了原先的决定。

几天后，快递送到了门口，我像往常那样签收。虽然我早已知道这本书的模样，可撕开包装的那一刹那，还是忍不住惊叹。那简约大方的设计、协调的长宽比例，还有沉甸甸的分量和纸张的质感，真让人觉得，它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

我虽对书中内容很感兴趣，却不敢随意翻开

它，因为这样一本好书，必须找个雅致、清静的地方细读，才配得上它满满的艺术感。我忽然想起《素水》的电子书。前段时间，我上网搜了一下，看到了书的封面，可奇怪的是，当时并没有惊艳的感觉，想着抽些零碎时间看看就好。

我又想起从前看过的那些电子书，内容虽依稀记得一些，整体却没有清晰印象，好似一场朦胧的梦。可书架上的纸质书截然不同。那本《爱的教育》已经陪伴我许多年，书里还留有我不小心滴上的辣条油渍。还有《我与地坛》，在《好运设计》开篇那一页，有我写下的几行感悟。还有几本书，里面夹着我收集的落叶和花瓣，都是我格外珍视的东西。

我将《素水》拿在手里，感受着它沉甸甸的分

量，忽然觉得，它是不可替代的。不仅是它，所有的纸质书都是不可替代的。或许，从经济角度看，电子书实惠得多，可从阅读层面来说，电子书缺失的东西更多。它无法带来真实的触感、油墨的香气，以及拿在手里那份沉甸甸的充实感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无法在电子书里留下印记，哪怕是一枚小小的落叶。

在这个便捷的网络时代，我再度爱上纸质书。我所爱的，不只是它实体的模样，更是它陪我度过的一段段美好时光。我终于明白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，静坐桌前，摊开一本好书静静品读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大概，这就是纸质书独有的纸页之间的重量吧。